

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

薛尊師 王老 黑叟 劉無名

薛尊師

薛尊師者，家世榮顯。則天末，兄弟數人。皆至二千石。身為陽翟令。而數年間，兄弟淪喪都盡，遂精心歸道，棄官入山，妻兒悉棄。召同志者，唯有邑小胥唐臣願從之。杖策負囊，往嵩山口。忽遇一人。自山而出。白云求道之人，姓陳。雲如近有仙境。薛遂求問其路。陳曰：「吾有小事詣都，約三日而回。回當奉導。君且於此相待。」薛與唐子止於路口。陳至期而至。陳曰：「但止於此，吾當入山求之。知所詣，即來相報。」期以五日，既而過期，十日不至。薛曰：「陳生豈相給乎？吾當自往。」遂緣磴入谷三四十里。忽於路側見一死人，虎食其半，乃陳山人也。唐子謂尊師曰：「本入山為求長生，今反為虎狼之餐。陳山人尚如此，我獨何人？不如歸人世以終天年耳。」尊師曰：「吾聞嵩嶽本靈仙之地，豈為此害？蓋陳山人所以激吾志也。汝歸，吾當終至。必也不幸而死，終無恨焉。」言訖直往，唐亦決意從之。夜即宿於石岩之下，晝則緣磴而行。數日，忽見一岩下，長鬆數百株，中有道士六人，如修藥之狀。薛遂頂禮求諸。道士曰：「吾雖至此，自服藥耳。亦無術可以授君。」俄睹一禪室中，有一老僧。又禮拜求問。僧亦無言。忽於僧床下見藤蔓緣壁出戶。僧指蔓視。薛遂尋蔓出，具蔓傍巖壁不絕，經兩日猶未盡，忽至流泉。石室中有道士數人，圍棋飲酒，其陳山人亦在。笑謂薛曰：「何忽而至？子之志可教也。」遂指授道要。亦見俗人於此伐薪採藥不絕。問其所，云「終南山紫閣峰下，去長安城七十里。」尊師道成後入京，居於昊天觀，玄風益振。時唐玄宗皇帝奉道，數召入內禮謁。開元末，時已百餘歲，忽告門人曰：「天帝召我為八威觀主。」無病而坐亡，顏色不變。遂於本院中造塔，不塞塔戶。每至夜，輒召弟子唐君，告以修行之術。後以俗人禮謁煩雜，遂敕塞其塔戶。唐君後亦為國師焉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王老

有王老者，常於西京賣藥，累世見之。李司倉者，家在勝業裡，知是術士，心恒敬異，待之有加。故王老往來依止李氏，且十餘載。李後求隨入山，王亦相招。遂僕御數人，騎馬俱去。可行百餘里，峰巒高峭，攀藤緣樹，直上數里，非人跡所至。王云：「與子偕行，猶恐不達神仙之境；非僕御所至，悉宜遣之。」李如其言，與王至峰頂。田疇平坦，藥畦石泉，佳景差次。須臾，又至林口，道士數人，來問王老，知邀嘉賓，故復相候。李隨至其居，茅屋竹亭，瀟灑可望。中有學生數十人，見李各來問其親戚，或不言。或惆悵者云：「先生不在，今宜少留。具廚飯蔬菜，不異人間也。」為李設食。經數日，有五色雲霞覆地，有三白鶴隨雲而下。於是書生各出，如迎候狀。有頃云：「先生至。」見一老人，鬚髮鶴素，從雲際來。王老攜李迎拜道左。先生問王老：「何以將他人來此！諸生拜謁訖，各就房。李亦入一室。時頗炎熱，李出尋泉，將欲洗浴。行百餘步，至一石泉，見白鶴數十，從岩嶺下，來至石上，羅到成行。俄而奏樂，音響清亮，非人間所有。李卑伏聽其妙音。樂畢飛去。李還說其事。先生問得無犯仙官否？」答云：「不敢。」先生謂李公曰：「君有官祿，未合住此；待仕官畢，方可來耳。」因命王老送李出，曰：「山中要牛兩頭，君可送至藤下。」李買牛送訖，遂無復見路耳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黑叟

唐寶應中，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，有姿容而無子息。州有寺名寶林，中有魔母神堂，越中士女求男女者，必報驗焉。政暇日，率妻孥入寺，至魔母堂，捻香祝曰：「祈一男，請以俸錢百萬貫締構堂宇。」陸氏又曰：「儻遂所願，亦以脂粉錢百萬，別繪神仙。」既而寺中游，薄暮方還。兩月餘，妻孕，果生男。政大喜，構堂三間，窮極華麗。陸氏於寺門外築錢百萬，募畫工。自汴、滑、徐、泗、楊、潤、潭、洪及天下畫者，日有至焉。但以其償過多，皆不敢措手。忽一人不說姓名，稱劍南來，且言善畫，泊寺中月餘。一日視其堂壁，數點頭。主事僧曰：「何不速成其事耶？」其人笑曰：「請備燈油，將夜緝其事。」僧從其言。至平明，燦爛光明，儼然一壁。畫人已不見矣。政大設齋，富商來集。政又擇日，率軍吏州民，大陳伎樂。至午時，有一人形容丑黑，身長八尺，荷笠莎衣，荷鋤而至。閽者拒之，政令召入。直上魔母堂，舉手鋤以斷其面。壁乃頽。百萬之眾，鼎沸驚鬧，左右武士欲擒殺之，叟無怖色。政問之曰：「爾顛癩耶？」叟曰：「無。」爾善畫耶？叟曰：「無。」曰：「緣何事而斷此也？」叟曰：「恨畫工之罔上也。夫人與上官舍二百萬，圖寫神仙，今比生人，尚不逮矣。」政怒而叱之。叟撫掌笑曰：「如其不信，田舍老妻，足為驗耳。」政問曰：「爾妻何在？」叟曰：「住處過湖南三二里。」政令十人隨叟召之。叟自葦庵間，引一女子，年十五六，薄傅粉黛，服不甚奢，豔態媚人，光華動眾。頃刻之間，到寶林寺。百萬之眾，引頸駭觀，皆言所畫神母，果不及耳。引至階前，陸氏為之失色。政曰：「爾一賤夫，乃蓄此婦，當進於天子。」叟曰：「待歸與田舍親訣別也。」政遣卒五十，侍女十人，同詣其家。至江欲渡，叟獨在小遊艇中，衛卒、侍女、叟妻同一大船，將過江，不覺叟妻於急流之處，忽然飛入遊艇中。人皆惶怖，疾棹趨之。夫妻已出，攜手而行。又追之，二人俱化為白鶴，沖天而去。（出《會昌解頤》及《河東記》）

劉無名

劉無名，成都人也。本蜀先主之後，居於蜀焉。生而聰悟。八九歲，道士過其家，見而歎曰：「此兒若學道，當長生神仙矣。」自是好道探玄，不樂名利。弱冠，闕道經，學咽氣朝拜，存真內修之術。常以庚申日守三屍，存神默咒，服黃精、白朮，志希延生。或見古方，言草木之藥，但愈疾微效，見火輒為灰燼，自不能固，豈有延年之力哉。乃涉歷山川，訪師求道。數年入霧中山，嘗遇人教其服餌雄黃，三十餘年。一旦有二人，赤巾朱服，徑詣其室。劉問其何人也？何以及此？對曰：「我泰山直符，追攝子耳。不知子以何術，頂有黃光。至三日矣，冥期迫促，而無計近子，將恐陰符遣責，以稽延獲罪，故見形相問耳。」劉曰：「餘無他術，但冥心至道，不視聲利，靜處幽山，志希度世而已。」二使曰：「子之黃光，照灼於頂，迢高數丈，得非雄黃之功？然吾聞一陰一陽之謂道，一金一石之謂丹，子但服其石，未餌其金，但得其陽，未知其陰，將何以超生死之難，期升騰之道乎？其次廣施陰功，救人濟物，柔和雅靜，無欲無為，至孝至忠，內修密行，功滿三千，然後黑籍落名，青華定篆。制御神鬼，驅駕雲龍，而上補仙官，永除地簡。九祖超煉，七玄生天。如此則不為冥官所追捕耳。今子雖三屍已去，而積功未著，大限既盡，將及死期，豈可苟息也？」劉聞其語，心魂喪越，憂迫震懼，不知所為。二使徐謂之曰：「岷峨青城，神仙之府，可以求詣真師，訪尋道要。我聞此未幾，已聞子

天，此非高真上仙，莫得修煉之旨。我為子求姓名同，年壽盡者，以代於子。子勉而勤修，無至中怠也。」劉致謝二使。二使乃隱。劉如其言，入峨嵋山，登陟峭險，探求洞穴，歷年不遇。復入青城山，北崖之下得一洞。行數里，忽覺平博，殆非人世。遇神仙居其間，雲青城真人。劉祈叩不已，具述所值鬼使追攝之由，願示道要，以拯拔沉淪，賜度生死之苦。真人指一岩室，使犧止其中，復令齋心七日，乃示其陽爐陰鼎，柔金煉化水玉之方，伏汞煉鉛朱髓之訣。謂之曰：「胡剛子、陰長生，皆得此道。」亦名金液九丹之經。丹分三品。以鉛為君，以汞為臣，八石為使，黃芽為苗。君臣相得，運火功全，七日為輕汞，二七日變紫鋒，三七日五彩具，內赤外黃，狀如窗塵，復運火二年，日週六百，再經四時，重履長至，初則十月離其胞胎，已成初品。即能幹汞成銀，丸而服之，可以祛疾。三年之外，服者延年益算，發白反黑。三年之後，服之刀圭。游散名山，週遊四海。初品，地仙服之半劑，變化萬端，坐在立亡，駕馭飛龍，白日昇天。大都此藥，經十六節，已為中品。便能使人長生。藥成之日，五金八石，黃芽諸物，與君臣二藥，不相雜亂矣。千日功畢，名上品還丹。謹而藏之，勿示非人，世有其人，視彼形氣，功行合道，依法傳之。劉授丹訣，還於霧中山，築室修煉，三年乃成。開成二年，猶駐於蜀，自述無名傳，以示後人。入青城去。不知所終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